

总第10459号 国内统一刊号:CN33—0018
邮发代号:31—2 热线电话/传真:(0571)88860470 88852349
电子版:www.zjrrb.com
E-mail:zhj9759@163.com
地址: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12号楼115室 邮编:310012

■《半个世纪的情思》跟踪报道

本报一则21年前的台胞回浙寻亲报道有了下文
两位“非常相像”的老人隔海相认是分离了70多年的同胞兄弟

中秋,海峡两岸的老哥俩网上团聚了



王思泽在莲都区家中。记者孟万成 摄



郑人龙在台湾台中市家中。

■记者孟万成

前不久,记者获悉一位名叫王思泽的遂昌金矿退休工人师傅,拿着本报记者21年前的报道求助,声称报道中的台湾寻亲者郑人龙是他失散70多年的弟弟王思华。

记者随即联系王思泽师傅采访,并为其展开多方寻访。在云和县台办等部门的帮助下,台胞郑人龙找到了。今年中秋,王师傅还两度和他进行了网络见面、交流,确认是哥俩。

70多年前,弟弟被人领养

王思泽生于1941年,原系云和县大源乡渡蛟村人。早年在紧水滩水库建设时,全家作

为库区移民到了莲都区碧湖镇高溪村安家落户。

王思泽和弟弟王思华相差两岁,两人年幼时,家里生活条件困难,吃不饱穿不暖。当年与弟弟分离的情景,老人仍记忆犹新。

那是1945年的春天,他5岁,弟弟3岁,当时还处在抗战时期,云和县的天堂坑、长汀村一带驻扎着很多民国政府机构和部队。一天,妈妈带着他和弟弟一起到长汀一带,拎着一些清明粿去叫卖。路上兄弟俩饿了,妈妈拿出两只清明粿给兄弟俩充饥,还说卖了清明粿,就给兄弟俩扯布做衣裳。岂知,这是他和弟弟分别的日子。

原来王思泽有个姑妈住

在长汀村,看到姐姐家里日子不好过,担心养不大两兄弟,就帮忙物色了一名在民国政府机关里工作的官员领养,这名郑姓官员的妻子没有生养,当天王妈妈就是带着孩子去见“郑官”的,对方给了点礼物,就将王思华抱走了。

21年前,弟弟曾回乡寻亲
抱憾而返

1995年3月,云和县委统战部收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求助信。写信的人名叫郑定远,是省交通厅的一名退休高级工程师。他在信里说:我哥哥的养子郑人龙,现居住在台湾,现年56岁(周岁),父母和兄弟都在云和。郑人龙这些年来很想念自己的亲人,希望

云和有关方面能帮助找一找。云和县委统战部、县台办等部门立即帮助查找线索。

当年3月20日,郑人龙从香港转机到杭州,与在杭州的叔叔郑定远一家团聚;22日,郑人龙在堂兄郑一雄(郑定远儿子,据说当时是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律师)陪同下来到云和,云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接待,还通过广播等形式发布台胞郑人龙寻找亲人的信息。根据郑人龙依稀的记忆,工作人员还陪同郑人龙到紧水滩附近的天堂坑村等地寻找线索,访问了上百人,接待了11批次认亲者,但遗憾的是,郑人龙的亲人始终没有找到。3月25日,带着遗憾,郑人龙返回了台湾。

为此,记者采写了题为《半个世纪的情思》通讯稿,于当年5月14日在本报星期特刊用了半版篇幅报道了此事。据当时的报道,郑人龙的养父叫郑公介,是一位交通方面的专家。郑人龙被抱养时为三岁,还记得家里还有哥哥。解放前夕的1947年,郑公介带着他从上海去了台湾。郑人龙虽然对自己的身世有所记忆,但养父始终闭口不谈。1995年1月15日,90岁高龄的郑公介逝世。郑公介的弟弟郑定远将郑人龙的身世告诉了他,并写信给云和有关部门,希望帮助侄子找到亲人。

哥哥找弟泪花流

王思泽看到报道时,已经是1997年。“当时我从碧湖回云和探亲访友,很多人都说有台胞回云和找亲人的事,他们都说这个台胞应该就是我弟弟,还找来了报纸。我看了报纸放声大哭,可以百分之百肯定,这个郑人龙就是我弟弟。各种细节都对得上,从照片看他样子也像我,我一家都在思念弟弟啊!我妈妈就是念着弟弟的名字去世的。”

王思泽说,弟弟原名王思华,小名“细崽”。被送走后,母亲一直责备自己,由于移民到了碧湖,所以没有及时得到弟弟寻人的消息。“母亲是1996年去世的,如果当年能联系到弟弟,她就会少一份遗憾了。”

王思泽高小毕业后,种过田,当过兵,曾先后在长兴煤

矿、衢州化工厂、遂昌金矿工作,退休后,拿着那期刊有寻亲消息的报纸开始寻找线索。王思泽一次次来到云和、丽水等相关部门,但由于各种原因,都没等到消息。

没有消息,王思泽就一次次看报纸,把有用的信息都画出来。为了防止报纸损坏,他又去复印了几份。他曾经想去杭州找郑定远和郑一雄,但最终没有成行。他也曾经给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写信,也没回音。老王末了说道:“就凭我和他照片上长相的相似度,我确认他是我弟弟。”

记者多方寻踪,老哥俩终于“见面”

在邻居的建议下,王思泽老人先找到了当地媒体,然后联系上了本报记者。

记者首先从当时陪同郑人龙回云和的郑一雄先生入手。据当时郑一雄在云和县表示,他就职于“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”,但该律师事务所

早已不复存在。

记者经查询获知:“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”

现已改成“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”。

记者联系了该律师事务所,

早年退休的两任主任也

难以确认20年前所里是否

有位叫郑一雄的律师。

只是听说该所有位工作人员说郑一

雄曾在所里工作过,后来好像

是在省高院退休的。

记者向省高院友人询问,

结果是:查无此人。

该友人还

主动帮忙向杭州市中级法院

了解,结果依然。

线索在这里中

断了!

于是记者又转向当年写信

给云和县委统战部求助的省交

通厅退休高工郑定远

处寻找线索。

当时郑老先生已86岁,屈

指一算,今天已是107岁,还健

在吗? 至少希望找到其家人。

可来自省交通厅离退休干部处

的消息同样不容乐观。

有诗云:山重水复疑无

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在记

者多方寻访却线索中断时,从

云和县台办传来消息:郑人龙

高小毕业后,种过田,当过兵,曾先后在长兴煤

矿、衢州化工厂、遂昌金矿工作,退休后,拿着那期刊有寻亲消息的报纸开始寻找线索。王思泽一次次来到云和、丽水等相关部门,但由于各种原因,都没等到消息。

没有消息,王思泽就一次

次看报纸,把有用的信息都画

出来。为了防止报纸损坏,他

又去复印了几份。

他曾经想去杭州找郑定远

和郑一雄,但最终没有成行。

他也曾经给浙江第四律

师事务所写信,也没回音。

老王末了说道:“就凭我和他

照片上长相的相似度,我确认

他是我弟弟。”

记者向省高院友人询问,

结果是:查无此人。

该友人还

主动帮忙向杭州市中级法院

了解,结果依然。

线索在这里中

断了!

于是记者又转向当年写信

给云和县委统战部求助的省交

通厅退休高工郑定远

处寻找线索。

当时郑老先生已86岁,屈

指一算,今天已是107岁,还健

在吗? 至少希望找到其家人。

可来自省交通厅离退休干部处

的消息同样不容乐观。

有诗云:山重水复疑无

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在记

者多方寻访却线索中断时,从

云和县台办传来消息:郑人龙

高小毕业后,种过田,当过兵,曾先后在长兴煤

矿、衢州化工厂、遂昌金矿工作,退休后,拿着那期刊有寻亲消息的报纸开始寻找线索。王思泽一次次来到云和、丽水等相关部门,但由于各种原因,都没等到消息。

没有消息,王思泽就一次

次看报纸,把有用的信息都画

出来。为了防止报纸损坏,他

又去复印了几份。

他曾经想去杭州找郑定远

和郑一雄,但最终没有成行。

他也曾经给浙江第四律

师事务所写信,也没回音。

老王末了说道:“就凭我和他

照片上长相的相似度,我确认

他是我弟弟。”

记者向省高院友人询问,

结果是:查无此人。

该友人还

主动帮忙向杭州市中级法院

了解,结果依然。

线索在这里中

断了!

于是记者又转向当年写信

给云和县委统战部求助的省交

通厅退休高工郑定远

处寻找线索。

当时郑老先生已86岁,屈

指一算,今天已是107岁,还健

在吗? 至少希望找到其家人。

可来自省交通厅离退休干部处

的消息同样不容乐观。

有诗云:山重水复疑无

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在记

者多方寻访却线索中断时,从

云和县台办传来消息:郑人龙

高小毕业后,种过田,当过兵,曾先后在长兴煤

矿、衢州化工厂、遂昌金矿工作,退休后,拿着那期刊有寻亲消息的报纸开始寻找线索。王思泽一次次来到云和、丽水等相关部门,但由于各种原因,都没等到消息。

没有消息,王思泽就一次

次看报纸,把有用的信息都画

出来。为了防止报纸损坏,他

又去复印了几份。

他曾经想去杭州找郑定远

和郑一雄,但最终没有成行。

他也曾经给浙江第四律

师事务所写信,也没回音。

老王末了说道:“就凭我和他

照片上长相的相似度,我确认

他是我弟弟。”

记者向省高院友人询问,

结果是:查无此人。

该友人还

主动帮忙向杭州市中级法院

了解,结果依然。

线索在这里中

<p